

岭南文化知识书系



黎田著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粤乐

岭南文库编辑委员会
广东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 合编

嶺南文庫
編輯委員會
合編



岭南文化知识书系



岭南文库编辑委员会 合编
广东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

粤乐

黎田著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粤乐/黎田著.—广州：广东人民出版社，2005.11

(岭南文化知识书系)

ISBN 7-218-05095-6

I . 粤… II . 黎… III . 广东音乐 IV . J632.7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103107 号

责任编辑	沈展云
封面设计	邦邦
责任技编	李穗成
出版发行	广东人民出版社
印 刷	台山市人民印刷厂有限公司 (厂址: 台山市北坑工业开发区)
开 本	889 毫米×1194 毫米 1/32
印 张	3.25
插 页	1
字 数	4 万
版 次	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5000 册
书 号	ISBN 7-218-05095-6/J·191
定 价	10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 (020-83795749) 联系调换。

【出版社网址: <http://www.gdpph.com> 电子邮箱: sales@gdpph.com

图书营销中心: 020-83799710 (直销) 83790667 83780104 (分销)】

岭南文化知识书系顾问

(按姓氏笔画为序)

叶选平 任仲夷 杨应彬 杨资元
吴南生 张磊 陈绍基 欧初
钟阳胜 梁灵光 蔡东士 颜泽贤

岭南文化知识书系编辑委员会

主 编：

朱小丹 岑桑 (执行)

副主编：

方健宏 陈俊年 朱仲南 黄尚立

王桂科 陈海烈 (执行)

编 委 (按姓氏笔画为序)：

王桂科 方健宏 庄昭 吕克坚

刘斯翰 朱小丹 朱仲南 李夏铭

岑桑 辛朝毅 张汉青 张健人

陈泽泓 陈俊年 陈海烈 金炳亮

倪俊明 黄尚立

出版说明

岭南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中特色鲜明、灿烂多彩、充满生机活力的地域文化，其开发利用已引起社会的重视。对岭南文化丰富内涵的发掘、整理和研究，虽已有《岭南文库》作为成果的载体，但《岭南文库》定位在学术层面，不负有普及职能，且由于编辑方针和体例所限，不能涵盖一些具体而微的岭南文化现象。要将广东建设成为文化大省，必须首先让广大群众对本土文化的内涵有所认识，因此有必要出版一套普及读物来承担这一任务。出版《岭南文化知识书系》的初衷盖出于此。因此，《岭南文化知识书系》可视作《岭南文库》的补充和延伸。

书系采用通俗读物的形式，选题广泛，覆盖面广，力求文字精炼，图文并茂，寓知识性于可读性之中，使之成为群众喜闻乐见的知识丛书。

《岭南文化知识书系》由岭南文库编辑委员会与广东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共同策划、编辑，岭南文化知识书系编辑委员会负责具体实施工作，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。

岭南文化知识书系编辑部
2004年8月

目 录

一、珠江三角洲本土音乐文化	3
二、外省音乐文化的传入	12
三、粤乐的孕育期	16
四、粤乐的形成期	23
五、粤乐的成熟期	27
六、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粤乐	44
七、粤乐的乐种特性及独特风格	64
八、广东音乐—粤乐，高胡—粤胡	70
九、粤乐是否来源于粤剧	77
十、粤乐名家简介	82

19世纪中晚期诞生于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粤乐（今本地人也多随外省人称“广东音乐”），是一个只有一百多年历史的新兴民间音乐乐种，但追溯溯源，粤乐不是纯粹由本土音乐发展而来，也不是完全受外省音乐文化的影响发展而来，它是本土音乐文化与外省音乐文化相融合的产物。本土音乐与外省两种音乐文化要能融合成为一个地方民间乐种，需要有特定的条件、受特定的环境影响才能实现。起关键作用的条件是要有一个为两种音乐文化相融合的载体。在珠江三角洲地区，民间历来有喜好器乐演奏的传统，并由此产生出众多的民间乐社，这就是本土音乐与外省音乐文化得以进行融合的载体。从外省传入的音乐文化，也必定经历较漫长的时间，受到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多元文化、风俗习惯、自然条件、人文环境以及粤语方言等因素的浸染和影响，逐渐产生质的变化。在这个过程中，语言产生的影响至为重要。

粤乐形成一个乐种，至今仅有一百多年时间，在我国民间音乐中属于小弟弟。粤乐在形成乐种的过程中受到了民族民主主义思想

潮的影响，并承袭和发扬了近代岭南文化“折中中西、融合古今”的特性，具有鲜明的开放性和兼容性，较少保守性和凝固性；又善于从古今中西音乐文化中汲取营养，经过消化而为己所用，使乐种得以迅速发展壮大。粤乐既具有传统民间音乐的韵味，又具有较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时代气息，深受本地乃至全国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。从20世纪20年代起，粤乐的影响也广及海外粤籍华侨华人聚居的地方。

一、珠江三角洲本土音乐文化

本土音乐文化是形成粤乐的根，没有或脱离这个根就不会诞生粤乐。随着考古和大量出土文物的发现，以及近现代许多学术文献的论证，早在十二万九千年前，岭南地区的古越人就在生息繁衍的过程中，创造出本土音乐文化，并在漫长时日中逐步创造出富有活力和鲜明特色的岭南文化。诞生粤乐的珠江三角洲地区，气候温暖，阳光明媚，雨量充足，四季常青，稻薯三熟，蚕丝七收，农渔丰盛，物产富饶，工商业繁荣，地理环境与自然条件优越，是富庶的鱼米之乡，又是一片具有悠久音乐文化传统的沃土。

在古代岭南，先民们已创造出当时盛行的打击乐器铜鼓。古代南方民族将铜鼓作为礼器和权力的象征。因其声传广远，故又是传递信息的工具。铜鼓被先民视为吉祥之物，平时妥为保存，有隆重节日庆典或婚丧礼仪才击鼓而舞。铜鼓可单独敲打，可配以

木鼓、象脚鼓、铦锣、铙钹、竹拍板等合奏，也常为舞蹈伴奏。《羊城古钞》和徐松石著的《粤江流域人民史》中，均有古代岭南流传铜鼓的记述，并考证出“铜鼓不是创自天竺（即印度）”，岭南流传的铜鼓乃是“广州俚僚所铸”。

早在西汉惠帝刘盈在位（公元前194—188）时，越骑将军张戌（南海人）之子张买，精通音乐诗歌，年幼时就善唱“越讴”（用粤语唱的民间歌谣）。在明代欧大任的《百越先贤志》卷四及屈大均的《广东新语》中，均有“南海人张买侍游苑池，鼓棹为越讴，时切讽谏”的记载。在《广州府志》中，也记有唐代南海郡官宦之家蓄有家班“散乐”，“盛饰声伎”的实况。据《文献通考》，宋代“开宝中平岭表，择广州内臣之聪警者得八十人，令教坊习乐艺，赐名箇韶部，雍正初改曰云韶部”。明洪武三年（1370年），曾任工部织染局使的孙蕡，曾有“望都门讴吟为粤声”的记述。在孙蕡著的《广州歌》中，对广州的娱乐繁华景象作了这样的描述：“闽姬越女颜如花，蛮歌野曲声咿哑。崕峩大舶映云日，贾客千家万家室。春风列屋艳神仙，夜月满江闹管弦。”民间节日及迎神赛会中的文化活动，就更为普遍，如位于广州城北的楼船将军庙，“岁为神会，作鱼龙百戏，

其相赌戏，箫鼓管弦之声达昼夜，其相沿由来旧矣”。（清同治年间《广州府志》）。屈大均的《广东新语》对广州城外西角楼一处游乐地方也有记述：“朱楼画榭，连属不断，皆优伶小唱所居，女旦美者鳞次为家。”珠江三角洲地区音乐文化及娱乐事业的繁荣，既为粤乐的诞生和发展提供了营养，又培育了广泛的群众基础。

1983年在广州解放北路象岗山发掘的南越王墓，出土文物有重大发现。就音乐文化而言，有三套青铜乐器：编钮钟一套14件；甬钟一套5件；勾鑼一套8件。每件均刻有铭文，并刻上“文帝九年乐府官造”。这套远在公元前129年由南越国宫廷乐府在广州铸造的勾鑼，做工精细，音色纯美，音阶排列准确。据专家测音显示，这批青铜编乐基本是以十二律定音。勾鑼和编钮钟还可以通过调整融击角度，一钟可发出不同音高的两个音，两音之间的关系为小三度，称为小三音。该墓还有编磬、琴、瑟等多种乐器出土，反映出在两千年前，南越国已有相当规模的宫廷乐队，也说明当时已有编磬、琴、瑟等乐器演奏。

古琴和古筝在岭南也颇为普及。古琴更是代有名家。早在一千多年前，就出现著名古琴演奏家侯安都（518—562，曲江人）。

南宋祥兴元年（1278年），宋帝昺携皇室流亡到广东新会崖山，也把古琴文化带来广东，相传《古冈遗谱》就是当时留下的琴谱。清道光年间，新会人黄景星（？—1842）把《古冈遗谱》中部分琴曲与另外传谱琴曲50首整理编成《悟雪山房琴谱》，现存有清道光十六年（1836年）刻本传世。继黄景星之后，又有中山市的郑建侯，广州的容心言等有影响的古琴演奏家。广州的古琴音乐至今仍颇活跃，成立有古琴研究会，拥有本地独有的演奏曲目，形成独特的演奏风格，成为我国古琴音乐中的一个支系——岭南琴派，并代有传人。

岭南地域历史上曾出现许多著名音乐家。仅番禺市何滋浦从整理其家祖存典籍而辑录编成的《粤韵寻源》，就记载了一批有成就的音乐家或详或简的资料。兹转摘数人于下：

黄佐（1490—1566），今中山市人，字才伯，号泰泉，明正德十六年（1521年）进士，广东文献学者，也是音乐演奏家和音乐理论家。他用了15年时间潜心研究音乐及其家祖藏的《乐杂记》后，写下有关音律理论的《乐典序》和《审乐第六》两篇著作。在他的著作中，还谈及磬的铸造，铜、铅分量的配比对音律的影响，并用很长的篇幅论述《易经》与古乐的关系。“他常示门人以所

制琴、瑟、钟、磬、管、箫、笙，分宫商以唱和”（清·范瑞昂《粤东见闻》）。为检验自己的乐论，他把自己的学生组成一支实验乐队。由此可知，在约500年前，珠江三角洲地区即出现类似于民间乐社的组织了。

黎遂球（1602—1646），番禺人，字美周，明末抗清英雄。广州人为了纪念他，把他读书的地方濠弦街更名为豪贤街，沿用至今。1627年，番禺乡试出了一道《圣人作乐化之盛》的考题，黎遂球把答卷写成为一篇乐论，颇有见地。

陈子升（1614—1692），南海人。他和哥哥陈子壮、父亲陈熙昌都是岭南著名诗人、爱国志士。陈子升不但精于古琴，还善于吹箫和击磬。他的诗《大历琴并序》中有“予蓄古琴十年，不知断自唐代”之句。后人将他的诗作辑录出版，即《中洲草堂遗集》，书中有关音律的诗句俯拾皆是，有些诗句是直接描写他本人摆弄乐器的。他作的古琴曲有《况操》、《韩山操》、《水东游》等。他也是个昆曲作家，他对吴语、吴歌、昆曲熟悉的程度，连作为专业人士的梨园子弟也大为惊叹。他创作的昆山腔曲子流传至今的仅得13首，名为《岭歛》。

王隼（1644—1700），番禺人，字蒲衣，诗人，琵琶演奏家，能谱琵琶曲和创作昆

曲。他除著有《大樽堂集》12卷外，还著有《琵琶楔子》1卷，是“取古人词曲之佳者谱入琵琶”（可惜这些琴谱今已失传）。《清史稿》有对王隼的简述。又有《胜朝粤东遗民录》载：“隼性嗜音，能自度曲，作昆山腔以寄意。”“纳徐氏副室，教以琵琶，”与“仁（隼婿）依而知之，瑶湘（隼女）吹洞箫以过节，每夜阑人静，声发众庐中，里人侧耳听，不敢近，惧其近而辄止。”上面记述的就是一个350年前的以王隼、别室（妾）、女儿、女婿一家四口的有弹有唱的典型家庭“合伙局”（由一伙喜好音乐的人，各拿私人乐器，约定到某人居所或某厅堂进行奏乐唱曲活动，俗称“合伙局”）。

陈澧（1810—1882），番禺人，字兰甫，人称东塾先生，著名教育家和精于乐理的古琴家。他在音韵学方面卓有成就，有较多的著作传世。现时某些大专院校文科的课本，也有引用他在声韵方面的论点。他的主要论著有《三统律详说》、《述乐》、《琴律谱》等，还有《声乐通考》10卷，评考了古今声律。

对音乐有建树的著名学者，还有方殿元、张维屏等一大批人，这里不一一列举了。

在珠江三角洲地区，民间喜庆向有演奏

锣鼓吹打乐的习俗。清道光初年或更早，开始出现由8名乐工组成而得名的职业八音班，初期主要演唱西秦腔和演奏弋、昆牌子曲，故也曾称为西奏班。同治后期，逐步以唱本地的粤剧、粤曲为主，兼唱木鱼和南音。此时的八音班有扩大为24人者，称为大八音班。清代康熙年间，珠江三角洲农村则产生出业余性质的“锣鼓柜”的音乐班子。锣鼓柜一般不作职业演出，只在民间喜庆日子和民间节日才举行活动或参加巡游表演。锣鼓柜与八音班的区别，在于前者必有一个摆放锣和鼓等敲击乐器的木制

柜子为标识。柜为长方形，约长四尺，宽二尺，高四尺，有基、柱和檐，但无盖。再是锣鼓柜若表演戏曲唱腔是不用人演唱，而用大唢呐吹奏男腔，小唢呐吹奏女腔，其他乐



锣鼓柜





十番锣鼓表演

器拍和伴奏。

珠江三角洲地区还流行“坐堂吹”以及“十番锣鼓”等民间吹打乐形式。而民间歌唱形式也相当丰富，主要有民歌、民谣、山歌、童谣、咸水歌、高棠歌、卖鸡调、叫买卖调、劳动号子、叹情和本地民间小调等。佛教、道教等宗教音乐也有广泛的传播。此外，还有粤剧的戏曲音乐及木鱼歌、南音、龙舟歌、粤讴等曲艺音乐。

上述诸种音乐文化直接间接地、不同程度地成为孕育粤乐的养料，为粤乐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。